

如何利用圖書館

□□傅錫壬

本文不談圖書編目、分類等專業性的問題，因為這些問題自然由圖書館專業人員負責。縱使你會說，了解處理圖書作業，就是便於讀者之有效利用圖書館，但我仍以爲目前任何一所具規模的圖書館，都已有完備的手冊待用，更不必我贅言饒舌了。當你乍看本文題目時，範圍似乎過於廣泛；而其實我在本文中所述的，只限於中文系的同學如何利用圖書館，如果題目上加幾個字，立意雖然比較周密，而却失之於冗長。所以本文內容僅及於一個讀中文的人，在利用圖書館中所得的一些個人心得。或有助於未經專業訓練的中文系同學參考罷了。

下文我題出八項意見，供各位參考：

(一) 熟翻書皮

與圖書相處之道與與人無異，日久可以生情，因為書雖爲物，人却痴情。縱使「她」的面貌再醜陋，如果親近日久，也就不覺其爲惡，反倒發現了「她」許多優點。所以利用圖書館的第一步，是去對呆板的書培養感情，時常去翻閱書架上的書皮，熟記「她」的面貌，包括款式、色澤、裝訂、書局……等。久而久之，書皮上留下了你的汗漬，你自會對「她」產生感情。一旦需要「她」幫助時，淺則有「似曾相識」的親切感；深則閉上眼睛也能從書架上把「她」請出，「余扁扁而居，久之能以足音辨人」的境界是可以體會出的。如果時而能翻開書皮，再進而窺探一篇書序，其中滋味當更佳。

(二) 窮抄書名

我們讀書時，一般內容不可能逐字逐句盡記，也不必盡記。但書名却是一個字也不能記錯。書名就像住戶的門牌路號，郵差可以不曉得所送信件的内容，但信上的門牌地址可不能弄錯。同理，讀某書時，你當然還不懂某書的內容，因為找書就是爲了讀它內容；或者從前已經讀過，想再找它，印證一些資料。但是如果你連書名都不記得，但憑大小、形狀，豈非比大海裏撈針還難。我在此提出一個笨法子，我們圖書館裏有好幾套「四庫全書總目提

要」，它把圖書分成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，你不妨在每個子目之下，窮抄兩本書名及作者，那怕也有四、五百部，記熟一半，談起書來，就能得心應手了。

(三) 背誦篇名

抄完書名以後的進一步工作是背誦書中的篇名。因爲古人文章中引用書籍時，全靠背誦，所以引用出處時，有了書名就沒有篇名，有了篇名就不書書名。但是古人十三經注疏，都能倒背如流，有了一種線索，已是足夠指引之用，而今人則不然，中文系同學，能順着背半部論語的已不多見。這並非今人特別懶，今人格外笨，而是今人讀書太講究「科學」。所以要查古書時省省力，就必須常到圖書館，翻書背書名，如果有耐性把十三經及百子的書名都抄之遍，必有意想不到的益處。

(四) 參考書目

今人著書、撰論文却有一項超過前人的優點，是書末文後都付了乙篇「參考書目」。這對研究學問，尋找資料有莫大的好處。當你跨進圖書館，研究某項專題，從書架上翻開一本參考書時，可參考引用的資料或許不多，此時不妨翻開該書的末頁，在附錄的「參考書目」上，列出了連篇累牘的書籍，其中不乏你夢寐以求多時的瑰寶，對你裨益良

多，而且這種找書效果是核子爆炸的連鎖反應，是積雪山中滾雪球，愈滾愈大，該專題的參考資料，也就「愈搜愈出」了，「以書找書」比之「以人找書」要便捷多了。

(五) 勤查類書

古人讀書時有個笨方法，就是常把經、史、子、集中各相關的資料，分門別類的抄在一起，便於日後翻查，這種書，就是被歷代學者所盛稱的「類書」。非常方便於做學問時的參考，它的好處甚多，可以「備詩文之尋檢、覈事典之出處、考故事之演化、輯故書之遺文、校傳本之謬誤」。尤其很多「正書」中讀不到的常識，卻能從類書中輕易尋得。舉個例子；譬如大家每天吃豆腐，而做豆腐的方法，究竟始於何時？只要翻開「格致鏡原」乾象類飲食條下，有段記載：

謝焮拾遺：菹腐之術。三代之前後未聞此物。至漢淮南王安始傳其術於世。庖物異名疏：菹乳菹腐也，煮菹為乳。」

又如我們在運動會中，常見團體遊戲——拔河，原來在同書遊戲器物條下，也有一段記載：

「景龍文館記，四年清明，中宗幸梨園，命侍臣為拔河之戲。以大麻繩兩頭繫十餘小索，每索數人執之，以挽力弱為輸，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，三相五將為西朋，僕射韋巨源、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繩而踣，久不能起，帝以為笑樂。」

據民國二十四年初版鄧爾馬先生所編「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」，著錄有三百一十六種之多。而淡江文理學院圖書館中，現存文學大樓者，已有「廣博物志」、「格致鏡原」、「海錄碎事」、「事物紀原集類」、「事物異名錄」、「北堂書鈔」、「白孔六帖」、「藝文類聚」、「初學記」、「太平御覽」、「玉海」、「羣書考索」、「冊府之龜」、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」、「錦繡萬花谷」、「記纂淵海」、「永樂大典」、「古今圖書集成」等等，對中文系同學之使用甚為方便。

(六) 檢用引得

引得也叫「索引」，是一種很便於參考的工具書，它是為人腦記憶之不足而設計以為補救的工具。無論在檢查論文、著作之篇目、人物傳記、書中字句……等，都有不同的引得。我們寫論文，除了廣求資料外，最忌與他人重複，往往費盡工夫，撰成一文，却發現前人早有論著，真是欲哭不得，有

時還遭人誤解為剽賊。所以凡執筆擬論文題目之前，必先詳查論文、期刊引得。或無法背誦古籍字句時，更須檢用引得。燕京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，自民國廿年起，編製了一套引得。其編纂處主任洪業，因而寫了本「引得說」，其中有段話：

「想到少時讀書，不知利用學術工具之苦，真是倒不勝舉。後來教書，決意不令青年蹈我少時的覆轍，所以處處留心學術工具之使用。現在介紹引得於學者，也就發端於此。」

「引得」使用之重要性，可以想見了。其實把引得擴而大之，實際就是指「工具書」。民國六十四年應裕康、謝雲飛二教授合編了本「中文工具書指引」有詳盡說明，本文不再贅辭。

(七) 閱覽廣告

任何圖書目錄，都受到時間的限制，必須定期再版、增訂；才能略稱齊備。然而事實上可辦不到。所以我們研究時，除了能動於翻查舊籍外，更應時時注意新書出版之動態。以補舊籍目錄之不足：每到圖書館中除了注意新書消息外，平時就應多閱覽新書廣告，或得之於新聞紙，或取之於出版商之廣告，因為廣告最重時效，書在排印，預約單已滿天飛舞。現在本省出版業競爭劇烈。他們已都將廣告編印成冊，收集起來極為方便。對讀者之神益更大。

(八) 撰作劄記

人之記憶儲存，有時間限制，所以每次步入圖書館時，應不忘隨身攜帶一些卡片紙，作為劄記之用，以補人腦之不足，甚為必要。在我國以卡片治學，最早者或推唐代之短命詩人——李賀吧！據李商隱撰賀小傳中有段記載：

「恆從小奚奴，騎距驢，背一古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書投囊中，及暮歸，太夫人使婢受囊而出之，見所書多，輒曰：『是兒要當當咄出心乃已爾！』上燈與食。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，投他囊中。非大醉及弔喪，日率如此。」

至於清代樸學家王念孫父子、俞樾等，在劄記上的獲益更是不待言了。

以上所敘不成體系，若蒙「野人獻曝」之譏，是意料中事。